

资本与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动力来源，既驱动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也迫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对立的、充满异化和对抗的社会。人类社会应当何去何从，才能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这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资本与技术： 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

速继明○著

ZIBEN YU JISHU:
XIANDAIXING PIPAN DE SHUANGCHONG SHIYU
——MAKESI YU HAIDEGEER DE LISHI ZHEXUE JIED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得上海电力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资助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2011）
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3）（证书编号13004）

资本与技术： 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

速继明○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与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速继明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207 - 10225 - 6

I. ①资… II. ①速…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研究②黑格尔, G. W. F. (1770 ~ 1831)—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B03②B516.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425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封面设计:王 刚

资本与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

速继明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hs@ yeah. net](mailto: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225 - 6

定 价 40.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 dbw. cn](http://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现代性后果

——一个历史的忧思 / 1

第一章 传统社会的世俗化与现代性的生成 / 19

第一节 世俗化及其现代性意蕴 / 20

第二节 超验秩序的解体与世俗主义的张扬 / 28

第三节 现代社会形成的基础:个人概念的激发 / 34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个维度 / 45

第一节 现代性的资本之维 / 45

第二节 现代性的技术之维 / 55

第三节 资本与技术的联姻 / 63

第三章 对异化世界的批判 / 68

第一节 异化现象及其根源 / 68

第二节 对待异化之态度 / 79

第四章 传统形而上学批判 / 89

第一节 传统形而上学的蜕变 / 89

第二节 形而上学基础追问 / 96

第五章 工具理性批判 / 133

第一节 工具理性的张扬及人性的退隐 / 135

第二节 工具理性的反思 / 150

第六章 对现代性的超越:共产主义与澄明之境 / 168

第一节	资本与技术的绝对界限 / 168
第二节	超越与救渡 / 195
第七章	资本、技术与人类未来 / 208
第一节	解释与改变的张力 / 210
第二节	人的全面发展与正确的资本观、技术观 / 222
第三节	经济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未来 / 230
参考文献	/ 233
后记	/ 242

导言 现代性后果

——一个历史的忧思

毫无疑问,现代性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它在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以及经济学的争论话语中,都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尤其是诸如胡塞尔、韦伯、马克思、齐美尔、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吉登斯、鲍曼等著名批判性思想家,都在以不同方式关注着现代性问题。他们关于欧洲科学危机、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乃至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现代性批判。

从概念上来说,现代性是一个仁者见仁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正如伊夫·瓦岱在《文学与现代性》中所阐述的:“含义最丰富的概念往往也是最不容易定义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情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现代性的定义问题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它现在至少还是个没有定局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关于现代性的总体观念。该观念一方面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而另一方面又缺乏完整的界定性:没有人能够给一系列发展运动的进程确定一个无可争议的终点或停顿点。”^①从内在的规定性来看,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理性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也就是说,现代性指向的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精神,它代表着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方面的本质规定性。而从生成机制来看,现代性代表

^①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次最深刻的、全方位的断裂。根据韦伯、特尼斯、帕森斯等社会学家的判断,现代性的生成表现为从习俗和经验到理性的转变,这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图式、运行机理、立根基础、文化精神的根本性转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进程最深刻的一次断裂性飞跃,其历史意蕴是其他任何历史事变都不可比拟的。

现代性一旦从近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就被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中立的、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该模式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和完善的。这种模式曾被黑格尔描绘成“决裂”与“自我改造”的结果:“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①,对于新时代对传统社会的超越,黑格尔为此欢呼“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②。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与传统社会的决裂,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宗教这一整合性一体化力量的放弃及其替代物的寻求。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即便它是源于启示、传统或是权威,“都必须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成分”,然后“再按照理性的规则将它们重建为一个整体”。新时代的一体化力量是这样一种逻辑,它既是时代精神的最高反映,也是集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的是霍克海默所提倡的这样一种历史精神现象:社会绝不是无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存在……唯有它才能为心灵提供可以适用于事物总体的模式,并使这些事物具有可理解的可能性。这种一体化力量随着诸神远遁,逐渐显现出其历史使命。

该模式的生成,在某种意义上,既有其逻辑预设性,又有其实践总结概括性。所谓“预设性”,是指它是首倡者,是在没有现代性的实践运行前提出的设想,所谓“实践总结概括性”,是指现代性的比较丰富完整的内容是现代化实现或即将实现后总结实践经验概括出来的关于现代性的一些本质性规定。^③ 现代性来自于并生长于传统社会的土壤之中,主要来自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一是基督教神学为现代性早期逻辑预设的产生提供了三条重要原理(人性最初的共同、心灵产生事物的模式及其意象、真理与自由相悖);二是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为现代性提供了认知自身逻辑发生与发展的可能;三是历史整体性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的萌发,为以所谓主观性的统治为特征的现代性注入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因此,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观也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7页。

③ 李继武:《资本与市场经济联姻与现代化的二律背反》,见张雄、鲁品越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7年版,第299页。

是与现代性逻辑预设勾连的。^①而鲁品越教授则通过资本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来审视现代性生成的深层主线,他认为,生活世界的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变革,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最基本的环节。它不仅将充满感性色彩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世界,转化成货币数量世界,而且使生活世界具有了增殖能力,成为自我追求增殖而不断扩张的世界:它不断生产出新的剩余价值,并且驱使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从而把越来越广泛的事物货币化,纳入到货币运转体系中。因此,生活世界货币化过程也就是资本扩张过程,这个过程贯穿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史中。它的巨大作用,在于形成了社会经济体系追求自我扩张的强大动力,并由此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②

一、现代性的进化论叙事

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就在于现代历史意识的诞生。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充分揭示了现代性与历史意识的关联。马泰·卡林内斯库也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③。这种指称把现代性界说为一种不可逆的线性化的时间状态。耶律亚德也坦言,古代与传统社会中的人,和深深烙印着犹太—基督教影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觉得自己与宇宙韵律完全绾结在一起,后者则坚持他自己只与历史相连。从这个视角看,现代历史观的形成恰恰是个人脱离整体性的宇宙秩序的方式,通过历史观而确定正当性的基础与存在的最终意义。因此,不是在整个世界中,而是在人类的历史图像中,现代人获得了他的自主性体验。卡尔·洛维特发现:转向历史思想并不只是历史的唯物论(马克思)或形而上学的生存历史观(黑格尔)的专利品,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进步的信仰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世界必定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进展,人类也将随之而不断完善。对现代化史的研究发现,进步的信仰,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现代化运动的观念前提。没有

① 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鲁品越、骆祖望:《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③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

作为价值的进步观念,就无法理解所谓现代性。因此,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必不可免地要对人们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进行查审。^① 张雄教授认为:古代社会,先祖们已间接地猜测到历史进步的事实,但缺乏自觉的进步观念。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进步观念的认识达到了一种道德哲学状态。进步不再是可感的、现实历史画面的显现,而是精神运作的结果。近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往空间的放大,社会转动速率逐渐加快,社会进步的事实愈加凸显。思想家们开始了对进步观念的查审。例如,培根率先从科技决定论的角度阐释了进步观念的内涵,坚持把进步作为一种“科学能推动社会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从而开创了查审进步观念的科学主义精神。

进步观念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性的正当性的最本质的依据。如果没有进化的时间叙事,那么,把现代作为一个时代与古代自觉地区分开来的思想意识也就失去了意义。正是由于进步,现代才作为一个与古代不同的时代被表述,被摹写。因此,维特根斯坦曾言:我们的文明以“进步”这个词为特征。进步是文明的形态,而不是文明赖以取得进步的那一种特征。因此,现代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以进步话语作为其本质特征的文明。吴宓在为《柯克斯论进步之幻梦》一文所作的按语中说:进步之说,为今世最大之迷信,即谓后来者必居上,晚出者必胜前,万事万物,均循一直线前行,历久不息,而益臻于完美。进步观念中内含着一种直线演进的历史意识,而最终的目的就是达到完美之境。这一目的论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把基督教的救赎的末世转换为历史的目的的结果,进步观念要有历史过程的目的,要揭示历史过程对这一终极目的的依存意义。进一步说,进步观念要有历史过程的目的,这种目的并非内在于历史过程,这是说,并非同某个时代,同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某个时期联系,而要超越于时代。唯其如此,它才能断定那种隐藏于历史过程的东西有意义。进化与进步的观念一旦获得了目的论的支撑,它就具有了单线进化论的特点,它反映的是一元线性的时间观念。

二、进步的幻象

现代性的危机,其实就深藏在进步的观念之中。持线性单向进化论的人大都是进步主义者,他们普遍相信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条“共同的道路”,并必然遵循进步的观念的引导。但倘若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进步? 历史发展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 那么,对于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许我们会得出一个引人深

^① 张雄:《人类对进步观念的查审》,《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

思的、意外的答案。回顾他们的思想,我们会发现,进步主义者所谓的“进步”概念主要指向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进步观念所内蕴着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效率第一”等价值观念,往往把人们引向一个竞争秩序。而这种对抗与竞争的秩序构想,实际上确立了一个以效率为核心指标的单向度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导致一种以扩张性观念为主导的扩张性演进模式。虽然,这种扩张性演进模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短短的几百年内、经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百倍以上。然而,这一标准的不断强化也酝酿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讲,扩张性演进模式来自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以及对这种欲望的纵容。在支撑近现代欧美文明发展的扩张性价值观的主导下,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得到极大的张扬:“满足人的欲望”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洞开的欲望闸门,使人们可以按照“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自由地追求自己应该享有的东西,而“理性之光”使这种贪欲得以满足。这种自由追求利益的贪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开动的仅有的两个飞轮。”这种以“追求幸福生活”和“改善生活状况”为名义的欲望的张扬并非完全来自人类生存的需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在欲望放纵的诱惑下由扩张性价值观刻意宣扬的人为理念——它完全不同于生命种群为了生存繁衍而产生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环境和生态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在扩张性演进模式主导的社会里,对作为欲望替代者的发展无节制的追求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原本作为增进人类福利手段的发展已经不再以“为了人类全体成员更好的生存”为目的,而异化为扭曲人性的工具。对“发展”含义的片面理解既是人类对欲望放纵的结果,又成为进一步促进欲望放纵的依据。透过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的诸如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等辉煌成果,人类需要一种清醒的意识和反思的精神来重新认识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现代社会经济机制所内生的矛盾。

在这个忘却了“发展”原初意义的世界里,作为欲望化身的货币变成了衡量世界的唯一尺度。货币这一原本用于衡量和标识社会劳动的人造之物最终成为统治者,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货币的视野中不断被编目。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存在意义被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世界被货币通约了。张雄教授曾在《现代性逻辑预何以生成》一文中考察了这种通约主义。他认为,价值通约主义显示了人类的主体性在世俗社会的张力,它以一种经济性符号来兑换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对于直接享有的

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化产生影响。长期的无障碍的价值通约,它客观上带来了主体意志的强化。二是永恒的资本观念和商品世界可自由兑换的原则,构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对世界存在的绝对性理念的一种经验证明。三是生活世界的物性化存在与精神世界被完整地通兑为物性世界的交换单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通约主义的产生来自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货币自身所拥有的特殊功能,导致人们不经意地将货币与对象化世界的可通约性加以放大。其次,它来自主观世界存有的货币在观念中所彰显出的过溢的权力张力,或指各种未能把货币量值符号同真实量值区别开来的现象。最后,它来自资本张力与权力张力的互动。通约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唯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①在异化了的的发展观指导下,即使以尊重和展示人之价值为出发点的行为,也已经发生了质变,从而导致对人之价值的扭曲和颠覆。

随着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明显感到:虽然人们在积极参与并创造着“现代生活”,但人类却不是向预定的目标前进。“现代生活”这个字眼除了让我们想到青霉素、激光外科手术、电视、电话、照相机、计算机、汽车甚至探索外太空的飞船以外,还让我们想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生灵涂炭、种族屠杀、极权政治和毁天灭地的原子弹。正如本雅明如下的叙述就成了根植于现代性的事实:没有一部关于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关于野蛮的记录。现代史的每一个噩梦,其毁灭的层次和严重程度都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水涨船高:毒气、鱼雷、空中轰炸、导弹攻击和原子弹。

下面,我们可以简短地回顾思想家们对现代性及其负面效应的理解。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在于“元叙事”,即认为社会的变革和运动总是通过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具体而言,现代性的元叙事即理性主义。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是实现价值理想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只有依靠这个无所不在的理性才能将人们引入大同世界。笛卡尔开启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由此,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逐渐上升为征服世界的自足主体。并且,“主体”被认为是宇宙的本体,是世界为之运动的中心。正是这种主体形而上学支撑着整个西方的现代性大业,使

^① 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之几百年来满怀信心,蓬勃发展。马歇尔·伯曼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体验,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体验。在他看来,现代性是充满悖论的,现代历史的潮流是嘲弄的、辩证的,而现代生活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伯曼曾有一个经典的结论:“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由此,现代生活也成为一种充满悖论与矛盾的生活。他说:“从马克思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始终不可能在抓住并且拥抱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的同时不厌恶不反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最显而易见的现实。”伯曼认为,马克思和尼采很好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的辩证特征,他们对于现代历史潮流的嘲弄和辩证都给予了很好的说明和分析:现代人类既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价值的巨大缺失和空虚的境地,同时又发现自己处于极其丰富的各种可能性之中。黑格尔则将现代性的基石——理性形而上学推向高峰。首先,他以展示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方式,来证明理性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成就与表现。其次,他把这种理性的精神发展史展现为一个严密的概念推演过程,并证明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过程。最后,他为事物建立了一个理性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了人类大量辉煌的向自然挑战的科学业绩,并认为新苦难的种子就埋藏其中,现代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史已经显示了这一点。吉登斯在肯定“同前现代的任何一种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人们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生活的机会”^①的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一方面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他们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的不良后果,它迫使许多人服从那索然无味的纪律和重复性的劳动以及强力行使政治权力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等负面效应。^②又例如暴力的扩张,吉登斯遗憾地叹息道:没有多少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但实际情况却是,人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原子弹威胁,而且还有实际的军事冲突,这两者构成了现代性在20世纪的主要的“阴暗面”。实际上可以说,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20世纪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世界上被战争残害人口的比例比19世纪要高得多,即使把人口增长的总数都算进去,也是如此。假设发生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话,生命的丧失将会更令人惊恐,一次超级大国的全面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核冲突完全可能毁灭掉整个人类。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
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①

总之,通过历史的、辩证的考察,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现代社会其实就是现代性用它那纯熟的主体性暴力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并使整个世界僵化为一个在技术上可以掌握,在经济上则可资利用的客体^②体系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僵化的客体体系下,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分裂的、主客对立的、充满异化和阶级对抗的社会。

三、时代病症的诊断

值得庆幸的是,西方社会有一套与东方的“祝福意识”不同但却与西方工业化文明相匹配的文化传统——人们的自我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并不能简单地字面理解为对当下的强烈不满、对未来的担忧、恐惧、无力感和颓废心理,而是历史上文明发展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外部情感表现。忧患意识表现为人们对自我行为的一种主动的自我反思状态。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目的、意图和方式引导下展开实践活动,忧患意识总是与活动过程及其事物构成特殊的联系方式。忧患意识在思想家那里表现为批判性的反思,表现为对人类行为的自我检讨。正如吉登斯使用“行动的反思性监测”这一概念所描述的那样,人类的行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③。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生产之后,社会生活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改造社会的能力成几何级数地提高,实践结构与知识架构也总是处在不断地检验与改造的运动中。所以,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④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也就需要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检讨现有的知识结论和经验结论,它由叙述、批判、质疑、分析、推理等思维活动构成。在现代性反思诸多思维特征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具有超越性的和激进特征的批判

①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③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④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性,也就是说依据特定的社会理想和目标,激烈地批判传统与现实,批判种种不合理现象,以此来推进社会进步发展。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总是伴随强烈的危机感与变革意识,包含着知识分子们变革现实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烈而迫切的愿望。那些深具忧患意识的社会理论家们在现代性帷幕刚刚开启之际就已经从一些社会现象中警觉到这种理性极端膨胀下的社会转型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性后果。瑞泽尔也认为,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这些经典社会学大师,都是在现代性出现和逐渐占优的关键时期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他们四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进展,而他们的著作中最有生气的内容也是对由现代世界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的批评。马歇尔·伯曼也说,现代生活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①,因此,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值得反思的“充满悖论和矛盾”谜题。社会学家们都积极地关注现代性及其后果,探索人类在现代性情境下的命运,关注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社会秩序和人类自由问题,并对世俗化的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心性等方面的机制和特质进行过勘察。他们开始拷问理性的向度和限度,开始叩问理性:人类能否“设计”一条“拯救”人类自身于“自我异化”和“无根状态”之路,他们试图在启蒙理性中寻找其根本症结从而建构一种批判性的理论来揭示理性神话并试图拯救人类于现代性困境。

面对现代社会的困境,人们积极地探索自我解救之路。现代性话语就是要为现代社会寻找统一的力量,它逻辑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是如何分裂的?二是分裂了的现代性如何沟通和统一?面对时代状况的分裂,推动了黑格尔“以一种先验的方式,设计一种作为力量的理性,它不仅是区分的、挣脱生活现状的体系,而且能再度把它们联合起来”^②。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也积极探求现代社会的“病理”,试图寻求一种能解决当前人类困境的道路。现代生活世界异化现状无论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异化还是对于总体而言的众役,都是一种来自于人类理性亲手造成的风险。个体的完美的自利逻辑推断在集体的层面上总是非完美的,当原子式的个体尝试从总体结构中获得逻辑推断的结果时,结果总是那么尴尬。处在现代性弊端初现端倪时代的马克思和处在把人类已然带入现代性危机中的海德格尔不但对现代性危机感同身受,而且对人类的未来深表忧虑。他们试图通过反思的建构将反抗与超越的冲动纳入自身体系,他们定期

① 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②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的一种建制要素。他们怀着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对西方社会进行诊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为理性带来的副作用开一个良方。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主要依靠传统的手工劳作方式进行生产。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的出现大大增强了人类的生产能力,随之产生了一种以追求利润为价值取向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在该社会里面,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以致商品交换形式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资本则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宰,凡是能使资本增值的,都必将被资本纳入其增值体系,甚至于人自身也成了资本增值的一个要素,“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①。资本本身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以锐不可当之势造就了资本之善的同时也造就了资本之恶,导致了自我与非我、此在与它在,尤其是导致客体主体化或主体沦为客体的支配对象更是加剧了主体与客体矛盾。欲望与资本增值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他们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不断扩展:一方面,人的欲望的扩张不断推动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间不断扩张。这种欲望在没有节制的情况下,表现为资本血迹斑斑的历史,“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为了资本那目的性序列的最佳结果,为了追求那最大化的利润,一切的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都直接指向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一切都被资本所编目,一切因素都转化成资本增值的原材料,甚至于人类自身也被抛入到这个经济目的论的序列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③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资本家想方设法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而使资产阶级更多地占有了劳动者的活劳动。也正由此,资本家更加剧了对活劳动的占有:“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媒介活动。”^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一切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积累欲,这样必然导致劳动者在肉体上、精神上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5页。

都受到极大地压抑甚至是摧残,“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界限”^①。也正是在资本那无限制的增值欲中,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资本家欲望的无限性也彰显出来。

于技术而言,紧随卢梭的鞭答:科学剥夺了人所固有的纯朴和善良的天性,它的存在使得历史无进步可言。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这个世界之内的东西是如何地不是作为物理客体而被给予的,而是作为有用的东西或一件件的用具而给定的。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追问技术,旨在揭示我们与技术本质之间的关系。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示在被我们称为座架的东西之中。海德格尔认为,座架既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也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是事物作为持存物自行解蔽的方式。他还指出,人的本质在“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的情况下,面临着危险,而且是“最高的危险”。座架的这种危险在于把人们置于疯狂的订造危险中,并且自身最终也被摆置为仅仅是持存物的订造者。另外,座架之所以是“最高的危险”,还在于“座架不仅仅在人与其自身和一切存在者的关系上危害着人。作为命运,座架指引着那种具有订造方式的解蔽。这种订造占统治地位之处,它便驱除任何另一种解蔽的可能性”。海德格尔由此得出结论:“促逼着的座架不仅遮蔽着一种先前的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还遮蔽着解蔽本身,与之相随,还遮蔽着无蔽状态即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的那个东西。”^②正是在此意义上,技术是最高的危险。这一最高危险植根于对使用权的掌握,这一掌握聚集任何存在的事物攫取性的被去蔽的所有方式,因此,任何事物在特定的点上为价值化即赢利之故被订造。被订造而进入座架的潜能与被价值化的潜能在这一本质相同的掌握中相互啮合。^③ 因此,在座架和价值化中,人被抛于对存在者整体性攫取的使用当中。而当座架促逼着人类进入利润的生产过程的时候,作为获利者存在的人类,实际上被抛入了使用权的过程中。因而,获利者也是失败者。人类在永不满足的对价值增值的追逐中所遭遇的障碍,恰恰是它们追逐的资本、技术的联姻的结果。

因此,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各自生活的时代,经济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似乎都达到顶峰。但这个顶峰却包含着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一方面,人类对自己驾驭历史与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是那么的有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94~295页。

②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5~946页。

③ 孙周兴、陈家琪主编:《德意志思想评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量！另一方面，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似乎人们不得不遭遇“异化”和“无根”的状态！因此，面临人类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以资本和技术为批判视角，试图寻找一条指导人们走出人类自身挖掘的现代性的陷阱的道路来。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犹如两座高耸云端的山峰，人们如果要在思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就注定不能绕开他们。于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他们，认识他们，并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很多的对比性研究。下面，就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后，不少学者就试图通过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弟子马尔库塞曾在1932年的教职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①中，力图用海德格尔发挥马克思哲学，同时用马克思哲学去解释海德格尔。而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许多思想家都试图从现象学运动中寻找灵感，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互读。

捷克的理论家科西克在其《具体辩证法》一书中，曾直接将海德格尔的“烦”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互释，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伪具体世界是如何建构的。^②

而德国学者汉斯－马丁·格拉赫则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角度出发，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分别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方式，并主张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克服异化；海德格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人类的拯救在于对“存在的看护”^③。

直接在资本与技术的视角下展开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研究的，翻译成中文的就只有艾尔弗雷德的《资本与技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这个小册子了。在这本小册子里，艾尔弗雷德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的遭遇，也就是寻找二者的

① 马尔库塞：《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英文版，1987年版，详见仰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当代性中的误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Karel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Holland: Dordrech, 1976, 转引自仰海峰《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当代性中的误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

③ 汉斯－马丁·格拉赫：《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朱刚译，《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